

Doris Lessing

The Grandmothers

Doris Lessing

Doris Lessing

The Grandmothers

Doris Lessing

祖母

〔英〕多丽丝·莱辛 著 周小进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祖母/(英)莱辛(Lessing, D.)著;周小进译. —上海:

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2. 4

书名原文: The Grandmothers

ISBN 978 - 7 - 5327 - 5721 - 3

I. ①祖… II. ①莱…②周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18334 号

THE GRANDMOTHERS by DORIS LESSING

Copyright: © 2003 BY DORIS LESSING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ONATHAN CLOWES LIMITED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 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2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(STPH)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09 - 2008 - 456 号

祖母

[英]多丽丝·莱辛 著 周小进 译

责任编辑/张 颖 装帧设计/张志全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9.25 插页 2 字数 189,000

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,001—10,000 册

ISBN 978 - 7 - 5327 - 5721 - 3/I · 3381

定价:30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021 - 57602918

目录

祖母	1
维多利亚与斯塔夫尼家	55
原因	123
爱之子	176

祖母

一块小小的海岬上，咖啡馆、餐馆林立，海岬两侧是欢快却并不险恶的海面，但海湾的入口之外就是真正的海洋，波涛翻滚、巨浪滔天，中间隔着一排礁石，叫做“巴克斯特的牙齿”，大家都是这么叫的——连海图上都有。巴克斯特是谁呢？问得好，经常有人这么问，答案就在一家餐馆的墙上，镜框里有张纸，精心处理过，看起来很古旧。餐馆位于海岬的最顶端，那是最好、最高、最有利的地方。叫做巴克斯特餐馆，里面有间屋子是薄砖和芦苇搭建的，餐馆说这就是比尔·巴克斯特以前的小茅屋，他亲手盖的。巴克斯特是个不安分的水手，碰巧到了这片天堂般的海湾，还有一小块岩石陆地，像舌头一样伸入海里。这个故事以前的版本里，还提到了性情温和、态度友好的本地居民。“牙齿”是什么时候加进去的呢？巴克斯特一直坚定不移地探索周围的海岸和岛屿，他凭借技巧，用浮木造了一叶小舟。一个月明之夜，他的船撞上那七块黑魑魑的礁石中的一块，沉了，远处他那幢小房子里的风暴灯隐约可见，忠诚可靠，如同灯塔，迎接着能够挤过礁石、进入海湾的船只。

现在，巴克斯特餐馆周围有很多大树，遮蔽着树下的桌椅，餐馆三面俯瞰着那友好的海面。

一条小路弯弯曲曲，穿过灌木丛，最后通到巴克斯特的花园里。一天下午，沿着缓坡走来六个人，四个大人，还有两个小女孩，一路欢快地尖叫着，与海鸥的叫声相应和。

两位英俊的男人走在前面，不算年轻，但除非存心不善，否则是

不会说他们是中年人的。其中一位有点跛。接下来是两位同样漂亮的女人,六十岁上下——但谁也不会说她们上了年纪。他们来到熟悉的桌子旁,把包、披巾、玩具放好,这是些皮肤光亮、神采飞扬的人儿,显然知道怎么利用阳光。他们在桌边坐好,女人们棕色的腿像丝绸一样,拖鞋悠闲地挂在脚尖,灵巧的手暂时歇了下来。女人坐一边,男人坐另一边,两个小女孩跑来跑去;六个漂亮的人儿?肯定是一家子吧?那两位肯定是母亲;两个男人是她们的儿子。沿着一条石头路下去就是海边,两个小女孩要往那儿跑,先是祖母,接着是她们的父亲,让她们好好玩、别顽皮。她们就蹲下来,用手指和小木棍在灰尘里画图案。多美的两个小女孩啊。家里人如此相貌,孩子又怎会不漂亮?

一个女孩在餐馆窗户里冲他们喊:“和平常一样?是吗?”其中一个女人冲她挥挥手,算是答应了。托盘很快端了上来,有新榨的果汁和全麦三明治,说明这些人很注意健康。

特蕾莎刚刚结束离校考试,休假一年离开英格兰,然后再回去上大学。她的情况几个月前就跟大家说过,因此她也得以了解两个小女孩在学校的最新情况。这时她问她们学校怎么样,一个孩子说学校好玩,另一个也跟着大声这样说。这位漂亮的女服务生跑回到餐馆里,站在她自己的台子后面,冲那两个男人笑了笑。两个女人看在眼里,互相笑了笑,又冲她们的儿子笑了。其中一位名叫汤姆,他说:“她可回不了英国啦,那么多男孩子都在追她,要她留下来。”

“她要是结婚,这些可都没了,那就更傻了,”一个女人说。她叫“罗丝”——实际上叫“罗丝安妮”,是汤姆的妈妈。另外一个女人叫“莉尔”(也就是“莉莉安”),是伊恩的妈妈。这时她说:“哦,我倒不觉得。”她在冲汤姆笑。这算是对孩子们存在的认可,或者说赞扬,所以两个男人听了这话,互相点点头,风趣十足地抿着嘴巴,含着笑意,

好像听到了一句很熟悉的话。

“噢，”罗丝说，“我可不管这么多，十九岁的年纪还是太小了。”

“可谁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呢？”莉尔又问。她的脸红了。她感到脸上发烫，就做了个小鬼脸，让她显得有些顽皮，或者说大胆，这很不符合她的性格，所以其他人都互相看了看，脸上的神情很难解释清楚。

他们叹口气，刚才的话大家都听懂了，现在他们笑了起来，一种放松、坦诚的笑，似乎承认了某些没有明说的事情。一个小女孩，雪莉，说道：“你们笑什么呢？”另一个女孩，艾丽斯，也跟着问：“什么事这么好玩？我可没看到什么好玩的东西。”她也学她祖母，有意做了个顽皮的鬼脸，实际上她祖母的表情是下意识的。莉尔有些不安，脸又红了。

雪莉不肯罢休，想获得大人的关注。“什么笑话，爸爸？”听到这话，两位爸爸开始拉扯推搡他们的女儿，她们一边抗议，一边躲闪，又跑回来招惹大人，然后钻进祖母怀里、爬到她们身上，寻求保护。她们待在那儿，嘴巴含着大拇指，眼皮垂下来，开始打哈欠。下午很热。

这是闲散而惬意的一幕。大树下各个桌子四周，坐着同样惬意而懒散的人。大海在他们周围，就在下面几英尺的地方，叹息着、嘶鸣着、拍打着，说话声低沉而慵懒。

特蕾莎捧着一盘冷饮料，在巴克斯特餐馆窗口站了一会儿，望着这家人。泪水从她脸颊上滑落。她先爱上了汤姆，然后又爱上了伊恩，后来又回过头爱上了汤姆，爱他们的美貌和闲适，还有某种东西，某种富足的神态，仿佛他们一辈子都沉浸在快乐之中，现在正将他们的满足释放出来，如同无形的波涛。

还有他们对待两个小女孩的样子，那么娴熟、那么轻松。还有，祖母们总在旁边，四个人成了六个……可是，母亲呢？孩子总有母

亲,这两个小女孩有汉娜和玛丽。婆家的人都是金发白肤,但她们两个完全不同,个子小、皮肤黑,虽然也算漂亮,但特蕾莎知道,配不上这两个男人。她们上班。有自己的生意。所以祖母们才会经常到这儿来。那么,祖母们就不上班了吗?不,她们也上班,不过可以随时说:“走,我们上巴克斯特去吧。”——然后他们就到巴克斯特餐馆来了。有时候,两位母亲也来,那就成八个人了。

特蕾莎爱上了他们所有的人。最后她终于弄明白了。男人,没错,她为他们心碎,但那不算太严重。让她流泪的,是看他们都在那儿,像现在这样观察着他们。在她身后,靠近吧台的那张桌子旁,就坐着德里克,他是个年轻的农夫,一直想娶她。她并不讨厌他,甚至还挺喜欢他,但她知道,眼前的场景,家庭,才是她真正想要的。

日光裹着大树,树影重重叠叠,一缕缕阳光从缝隙中穿透进来,炎热的蓝色空气中弥漫着喜悦、幸福,仿佛有什么东西要一滴一滴渗出来,像金色的露珠,只有她能看见。这一刻,她决定要嫁给这个农夫,留在这儿,留在这块大陆上。她不能离开这里,去追求英格兰布拉德福德时有时无的魅力,尽管偶尔太阳出来,原野上也还算不错。不,她要留在这儿,必须留下来。“这就是我想要的,这就是我想要的,”她心里说,眼泪无所顾忌地流下来。她想要这种身体上的闲适与平静,在这慵懒的时光里,在修长的褐色大腿和胳膊上,在阳光照过之后金色的头发上留下的光亮中充分感受这一切。

就在她畅想未来的时候,只见一位母亲沿着那条路走了上来。玛丽——对了,就是她。一个矮个子、黑皮肤的女人,神态慌张,丝毫没有这个家族的优雅风范。

她上来得慢。停一停,瞪眼看着,走几步,然后又停一停,行动中流露出刻意的谨慎。

“哎呀,她这是怎么啦?真奇怪!”特蕾莎想。她终于离开了窗

户,拿着托盘走出来,这时候客人们肯定已经不耐烦了。玛丽·斯特拉瑟斯几乎没动。她站在那儿,瞪大眼睛,皱着眉头,看着这一家人。罗丝·斯特拉瑟斯看到了她,挥了挥手,停了停,又挥了挥。那只手慢慢低下来,好像突然谨慎了起来,她脸上的神采已开始慢慢褪去。她望着自己的媳妇,但似乎又不是直视她,儿子汤姆看到她脸上的神色,也转过头去看,接着挥了挥手。伊恩也挥着手,然后两个男人把手放下来,和罗丝一样;这当中有某种终结的意味。

玛丽已经停下脚步。身旁有张桌子,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。她仍旧瞪着莉尔,然后又瞪着她丈夫汤姆。谴责的目光从一张脸转到另一张脸。那双眼睛在寻找什么东西。她一只手里拿着一包东西。书信。她就在大约十英尺开外的地方坐着,瞪着他们。

特蕾莎照顾好了其他桌子上的顾客,又回到窗户旁。她在暗暗责备作为妻子和媳妇的玛丽,但也知道这是妒忌心在作祟。于是她又私下里为自己开脱:要是她配得上他们,我肯定不会怪她。可和他们相比,她简直一文不值。

只有妒忌的人,才会把玛丽不当回事,实际上她年轻漂亮,是个黑皮肤的美人。但她现在的样子可不好看;脸很小,呈油灰色,嘴唇很薄。特蕾莎看到了那捆信件。她看到了桌边那四个人。好像在假扮石头人一样,她想。他们身上的光华正在消褪。下午的时光将其美妙尽情展示出来,但这几个人却无动于衷,坐在那儿不动。玛丽仍旧瞪着,一会儿是莉尔,或者说莉莉安,一会儿是罗丝,也就是罗丝安妮;然后目光又移到汤姆身上,接着是伊恩,最后又回到莉尔身上,如此循环往复。

特蕾莎拿出冰箱里的水壶,倒了一杯水,跑过去送给玛丽,这是一时冲动,连她自己也没想到。玛丽真的慢慢把头转了过来,皱着眉头看着特蕾莎的脸,但她并没有接过杯子。特蕾莎把杯子放下。杯

里亮闪闪的水吸引了玛丽，她伸出手去，但又缩了回来：她的手抖得厉害，根本拿不住杯子。

特蕾莎回到窗前。这个下午在她眼中已经暗淡无光。她也在发抖。怎么啦？出什么事了？肯定出了要命的大事情。

最后，玛丽终于站起身来，艰难地走到她家人坐的桌子旁边，在离其他人较远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：她和他们不是一路人。

这时，那四个人都在打量玛丽手中的书信。

他们坐着没怎么动，只是看着玛丽。等着。

该她讲话。但有必要吗？她嘴唇颤抖，整个人都在颤抖，好像随时都会晕过去一样，那双年轻、清澈的眼睛饱含责备，依次看着大家。汤姆。莉尔。罗丝。伊恩。她的嘴巴扭曲了，好像刚咬了什么酸东西一样。

“他们这是怎么啦？怎么啦？”特蕾莎盯着窗外，心里想。不到一个小时之前，她下定决心，永远不离开这片海滩，不离开眼前那欢快而富足的场景；可是，现在她想，我必须离开。我要对德里克说，不行。我要走出去。

在罗丝怀里睡着了的艾丽斯，这时哭喊一声，醒了过来，看见了她母亲，“妈妈，妈妈，”——然后伸出双手。玛丽努力站起身，扶着椅子靠背从桌子那边绕过来，接过艾丽斯。

另外一个孩子也在莉尔怀里醒了。“我的妈妈呢？”

玛丽朝雪莉伸出另一只手，随即两个孩子都坐到了她腿上。

两个小女孩感觉到了玛丽的惊恐，以及她的愤怒，察觉到了某种终结的氛围，又吵着要回到祖母怀里。“奶奶，奶奶，”“我要奶奶。”

玛丽把两人紧紧抓住。

罗丝脸上露出一丝苦笑，好像她和内心深处某个人确认了一条坏消息。

“奶奶，明天你会来带我到海滩吗？”

艾丽斯也说，“奶奶，你答应过，我们要去海滩。”

这时，玛丽终于开口了，她声音颤抖。不过她只说了句，“不行，你们不去海滩。”然后又直接对两位年长的女人说，“你们不带雪莉和艾丽斯去海滩。”这句话就是审判、裁决。

莉尔试探甚至谦卑地说：“一会儿见啊，艾丽斯。”

“不，不见。”玛丽说着，站起身来，一手拉住一个孩子，那捆书信已经塞进了长裤的口袋里。“不，”她狠狠地说，一直憋在心的情感终于迸发出来。“不。不，不见。永远不见。你以后再也不会见到她们。”

她转过身，拉着孩子要走。

她丈夫汤姆说，“等一下，玛丽。”

“不。”她以最快的速度，沿着那条路，跌跌撞撞地拉着孩子走了。

剩下的四个人，两个女人和她们的儿子，这时候应该说点什么吧，说明一下，把事情讲清楚？但没人说话。他们面色发白、形容委顿，就那样坐着，最后总算有一个人说话了。开口的是伊恩，话是对罗丝说的。他情绪激动，眼睛里闪着怒光，嘴唇因为生气而紧绷着。

“都是你的错，”他说，“就是你的错。我告诉过你。都是你的错，才会发生这些事情。”

面对他的怒火，罗丝也生气了。她大笑起来。生硬、愤怒、苦涩的笑声，连绵不断。“我的错，”她说，“是啊。还会是谁的错呢？”她大笑不止。要是在舞台上，这种笑声倒很合适，可这时她已经泪流满面。

玛丽顺路而下，走出大家的视野，来到了伊恩的妻子汉娜跟前。汉娜无法面对那些有罪的人，至少无法和玛丽一起去，玛丽的愤怒也不是她能比得上的。她让玛丽一个人上去，自己在这儿等着，疑虑、痛苦和谴责在她心中翻腾，简直就要漫出来了。但没有愤怒，没有，

她需要的是解释。她从玛丽手里接过雪莉，两个年轻的女人，抱着自己的孩子，一同站在路上，身旁有一道白花丹篱笆，里面是另一家咖啡馆。她俩没说话，只是看着对方的脸，汉娜期待事情得到证实，果然证实了。“是真的，汉娜。”

这时，笑声传来。罗丝在笑。生硬的笑声，胜利的笑声，滚滚而来，传入玛丽和汉娜的耳朵，每一阵尖锐的大笑声，都鞭打着她们，她们缩起身子，想避开这残酷的声音。笑声如同鞭子一样落下，她们浑身颤抖。

“邪恶，”最后玛丽说道，她的嘴唇似乎变成了干粉、泥土。罗丝最后一阵狂笑声传来时，两个年轻的女人都哭了出来，沿着那条路往下跑，逃离她们的丈夫，逃离丈夫的母亲。

同一天同一时刻，两个小女孩来到那所大学校，了解了对方的性情，成了最好的朋友。两个小人儿，勇敢地面对这所大学校，这里人很多，吵吵闹闹，像超市一样，而且她们已经知道，这儿的女孩子们似乎并不友善，还有各种等级制度，但她们俩结成了同盟，手拉着手，抖抖索索、心存畏惧，可仍旧努力做出勇敢的样子。学校位于一块高地上，周围是英式风格的大片绿地，但头顶却是与英国迥异的天空；这两个小人儿，不过还是婴孩，却即将没入这所大学校之中，四位家长这么想——足以让人伤心落泪！——他们真的流泪了。

她们勇敢顽强，口齿伶俐，不久就把新学生受人欺负的阶段抛在身后。她们互相帮助，为自己出头，也为对方出头。“像姐妹一样，”大家都这么说，甚至还说，“像一对双胞胎。”都很漂亮，这两个小女孩，都梳着清爽爽、亮闪闪的辫子，蓝眼睛，都像游鱼一样敏捷，可是，你要是仔细看，也不是那么像。莉莉安——或莉尔——很瘦，小身体紧绷绷的，五官很精致，但罗丝安妮——罗丝——更加结实，莉尔坦

然而严肃地凝视着这个世界，而罗丝却能拿任何东西来开玩笑。但“像姐妹”、“可能是双胞胎”之类的话，想一想，或者说出来，感觉都不错；找到相似之处是令人开心的事，尽管相似点也许并不存在，所以事情就这么一直继续下去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两个女孩子，形影不离，这对两家人来说是好事，他们住在同一条街上，和很多类似情况一样，父母因为孩子的原因也成了朋友，觉得女儿有这样的朋友是父母的运气，大家的生活都轻松多了。

但生活本来就很轻松。舒适、平静，没什么烦心事，世界上拥有这种生活的人并不多：在这个上天眷顾的海滨，没有人因为自己的罪行，或者因为缺钱，而半夜醒来暗暗流泪，缺衣少食就更不用提了。这是多么漂亮的一群人啊，因为晒太阳、做运动，吃得又好，所以个个皮肤光滑、容光焕发。很少有人见过这样的海滨，除非短期度假，或者在梦一般的旅行者传说之中。阳光、大海、大海、阳光，海滩上涛声悦耳、经年不息。

两个小女孩在这个蓝色的世界中长大。每条街道都通到海边，蔚蓝的大海如同小女孩的眼睛——人们经常这样说。她们头顶的蓝色天空，很少暗下来或者变成灰色，以至于这样的日子因为罕见反而令人高兴。偶尔一阵强风，送来浓郁的海盐的气息，空气中总是充满着盐味儿。小女孩用舌头把手和胳膊上的盐舔下来，也去舔对方身上的盐，这个游戏他们称为“扮小狗”。睡觉前洗澡的水里总有盐，所以洗好以后要用地下深处的水冲一下，这种水有矿物质的味道，没有盐。有时罗丝在莉尔家过夜，有时莉尔到罗丝家过夜，她们睡着之后，父母会笑着站在那儿，低头看着这两个美丽的小精灵，像小猫小狗一样偎依在一起，身上的盐味儿没了，发出肥皂的香味。而且，她们的童年，日日夜夜，总能听到大海的声音，巴克斯特湾那轻柔的波涛，恬静、平和，如同呼吸。

姐妹,包括双胞胎甚至好朋友,常暗地里互相攀比,甚至相互争斗。罗丝胸部发育,比莉尔早了整整一年,更不要提其他成熟的迹象了,但她知道莉尔有多难过,经常鼓励她、安慰她,因为罗丝明白,自己内心对朋友的深深嫉妒,是很难用时间来治愈的。罗丝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像莉尔那样苗条结实,穿衣服就显得轻盈优雅,可她自己呢,有些不善良的人已经开始说她胖了。她吃东西要注意,但莉尔想吃什么都行。

两个小女孩很快长成了十几岁的少女,莉尔是运动员,每项运动都很出色,罗丝则是校园戏剧中的明星,演主要角色,逗人发笑,她个子高、嗓门亮、性格外向、充满活力;两人正好互补,就像以前两人正好相似一样,一个模子倒出来的,“几乎分不出来”。

两人都上了大学,莉尔是因为体育,罗丝是因为戏剧小组。她们还是好朋友,分享各自取得的成绩,淡化他们之间的竞争,关系非常亲密,两人是不同领域内的明星,但名字总会一起出现。两人都不想把对方排斥在外,不让对方伤心,也不会过于妒忌。

事情按部就班,大学毕业,她们进入了成人世界,在这儿的文化中,女孩子们结婚都很早。“二十岁还没结婚哪!”

罗丝开始和哈罗德·斯特拉瑟斯约会,他是个大学教师,还有点儿诗人气质。莉尔呢,遇上了西奥·韦斯顿,是一家体育器材和服装店的老板。不是一家店,很多店。他很有钱。两个男人也还谈得来——女人们在这方面可是动过脑筋的,然后就一起举行了婚礼。

一切顺利。

当年的小虫小鱼小虾米,如今出落成亭亭玉立的美女,一个婚纱像百合(莉莉安),罗丝的婚纱像一朵银色的玫瑰^①。一份大报的时

^① 英文名“莉莉安”(Liliane)与“百合”(lily)音近;“罗丝”(Roz)与“玫瑰”(rose)音近。

尚栏目是这么说的。

她们住在同一条街，两家的房子隔街相望。街一头通向海边，离巴克斯特餐馆所在的那块海岬不远。这儿不算时尚宝地，但有艺术气息，有一条规则是这么说的，你要想知道某个地方有没有潜力，要看有多少艺术家搬进来，他们是早飞的鸟儿，他们去的地方绝不会一直默默无闻。

莉莉是名游泳冠军，整个大陆乃至国外都知道她的名字，罗丝不仅演戏、唱歌，还导演戏剧，开始设计各种表演。两人都很忙。尽管如此，莉莉安和西奥·韦斯顿宣布伊恩出生，一周不到，罗丝安妮和哈罗德·斯特拉瑟斯的孩子托马斯也出生了。

两个小男孩，金色头发，讨人喜欢，大家说他们像兄弟。实际上，汤姆个子不高，长得结实，常被他母亲的热情弄得不好意思，伊恩和汤姆完全不一样，他细细长长，胆子大，“不好对付”。他睡眠不好，有时候做噩梦。

两家人周末和假期在一起，成了一个快乐的大家庭，罗丝会唱歌，定下聚会的基调；男人们一起到山里旅行，或者钓鱼，或者远足。男生就是男生，罗丝说。

一切就这样进行着，所有不合拍的事情都被隐藏起来，不让别人看见。“东西没坏就不要去修，别折腾，”罗丝可能会说。她有些担心莉莉，原因以后会浮出水面，但并不担心自己。莉莉可能有她自己的问题，但她没有，她、哈罗德、汤姆都没有。一切都很正常。

然后就发生了这件事。

场景：夫妻的卧室内，孩子们大约十岁的时候。罗丝懒洋洋地躺在床上，哈罗德坐在椅子扶手上，看着妻子，微笑着，但神情坚决。他刚说，一所大学给了他教授职位，在另一个州。

罗丝说：“那好啊，我想你可以到这儿来过周末，或者我们过去。”

她就是这个样子，这——肯定？——是对他们婚姻的威胁吧，可她轻描淡写地打发了。他发出短促的笑声，但也谈不上冷漠，停顿了一下，他说：“我要你和汤姆也来。”

“离开这儿？”罗丝摇晃着那头卷过的漂亮头发，坐起身来，这样能更清楚地看着他。“搬走？”

“你干吗不直接说出来呢？离开莉尔，这才是问题所在，是不是？”

罗丝双手互握，放在胸前，一副戏剧性的焦虑模样。不过她并非做戏，而是真的感到惊讶、愤怒。
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没有什么意思。就是说说。这话听起来也许很奇怪……”——这句话往往意味着争吵即将开始——“可我需要一个妻子。真正的妻子。”

“你疯了。”

“不。我给你看点东西。”他拿出一盒胶卷。“拜托啦，罗丝。我是认真的。我要你到隔壁房间来看看这个。”

罗丝下了床，幽默地表示抗议。

她几乎是全裸的。她深深叹了口气，也许是冲着众神，也许是冲着某位中立的观众，然后她披上一件粉红色的薄羽袍子，那是从一部戏的戏服中拿来的：因为演戏的时候，她觉得那个角色太像她自己了。

她在隔壁房间里坐好，面对着一小块没贴什么东西的白墙。“好啦，你搞什么名堂呢，啊？”她友好地问。“哈罗德，你这个大傻瓜。真的，我不明白你这是要干什么！”

哈罗德开始放胶卷——是家庭录像。他们四个人，两位丈夫，两个女人。她们刚从沙滩上回来，穿着比基尼，裹着大毛巾。男人们还

穿着泳衣。罗斯和莉尔坐在沙发上,就是这个沙发,罗斯现在坐的这个,男人们坐在硬背靠椅上,身体前倾,看着。两个女人在说话。说什么呢?这重要吗?她们在看着对方的脸,两张脸有意在镜头前快速闪过。两个男人一直想介入,要加入谈话,但女人们是真的没听见。哈罗德不高兴,接着西奥也恼了,他们提高了嗓门,但女人们还是没听到,最后男人们叫喊起来,罗斯伸出一只手,挡住了他们。

罗斯想起了这次谈话,但印象模糊。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。两个小男孩要到朋友家里过周末。父母们在商量,就这么点事儿。实际上,两位母亲在商量,两位父亲在不在没什么区别。

男人们的话被拦了回去,他们就坐在那儿看着,甚至还交换了眼神。哈罗德很生气,但西奥的样子,好像只是说:“女人嘛,还能指望她们怎么样?”

事情谈完了——孩子的事,然后罗斯说:“我跟你说啊……”她朝莉尔俯过身去,压低了声音,不过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。她说了件什么事,不重要。

两位丈夫坐在一旁看着,哈罗德露出警觉、讽刺的神色。西奥只是觉得没劲。

就这样,过了一会儿,胶卷放完了。

“你把这个拍下来——就为了给我设陷阱?这事是你设计好的,就为了打击我!”

“不,你不记得了吗?我在沙滩上给孩子们拍了段录像。然后你把摄像机拿过去拍了我和西奥。然后西奥说,‘女生也拍一拍怎么样?’”

“哦,”罗斯说。

“是啊。后来回头重看的时候……实际上就是昨天,我看到……也没什么奇怪的。事情一直就是这样。你和莉尔。总是你和莉尔。”